拜經堂文集

上王德甫少司寇書 甲寅仲夏

去秋摳謁蒙奬借過實飲食教誨載德彌深臘月承手書薦達今春到楚制府欵居署齋欲玉成其學有真讀書人之目意甚厚也閣下予告歸里實出恩數汲古若渴之懷至是大慰平生譔述禮堂刊定此其時矣士類聞之莫不欣喜前蒙面教周禮封建與孟子不合王制與孟子合鄭康成以王制為殷法者蓋周禮為成王周公致太平之書其作最後伊時四夷向化海宇遼濶故侯國之制特廣而武王初得天下草創未定襲用殷制後至戰國七雄吞併地皆千里以上又踰大成王周公之制矣諸侯惡其

妨已不得自肆因減去舊典而周初襲用之殷制反存故孟子
擧以荅北宮錡之問與王制差合也此說能參考周官王制孟
子鄭氏而融會貫通之精心卓識遠非章句小儒所能及不勝
欽佩近讀戴東原集鄭學齋記知海內尊崇古學尤推尊鄭氏
者有閣下為之倡鏞堂夙夕服膺最深舊作鄭公神坐記一首
別録呈正自愧筆弱不及東原倘因同好而削政之幸甚

上王僞喈光祿書 壬子仲冬

鏞堂聞海內有博學通經大儒三人一餘姚盧學士一嘉定錢少詹其一爲閣下企仰數年未得趨謁戊申學士來常主龍城書院講席遂得執經受業且因此得識少詹獨於閣下未獲見而願見之心倍切何也蓋自束髮受書以來亦沉溺於俗學而無以自振讀尚書後案初駭其博辨心怦怦然有動後反復推考始識其精確心竊愛之知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爲宗漢儒之中尤必折中於鄭氏試操此以參考諸家之言遇鄭氏與諸家異者畢竟鄭氏勝之八年以來微有所知以殊異于俗學者皆閣下教也其敢忘所自哉閣下尚有目疾而近日重明此天闢

文運偶完名山之業以紹鄭氏之統緒也學者闕之爲勝欣幸

尊作後案極精惟虞書正義所述夏侯等書與鄭氏異者四事

皆倒置之此千慮之一失鏞堂嘗撰虞書正義釋一篇以補闕

下所未逮事事皆有確證金壇段若膺明府見而嘆賞謂與彼

見印合惜頃爲友人所取去異日當呈正也

與江叔雲處士書 壬子仲冬

尊著尚書集注音疏已成末學不堅懈無以成家貪多務博淬泛不專此學人之通病如先生篤信好古墨守漢儒家法者蓋僅見也鏞堂亦好漢人傳注搜輯遺亡計得十種昔與友人書云為學之道有二端一曰勤二曰細心此一得之愚未審有當否偶讀尊著于堯典克明俊德下引蔡氏辨名記此沿襲舊文之誤也按月令正義云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辨名記者大戴禮記辨名篇也今本闕詩汾沮洳禮記禮運春秋宣十五年正義皆引之白虎通聖人篇作別名記辨別義同古每通用蔡氏者蔡伯喈明令章句也蓋蔡氏說月令

引辨名記以諡之蔡氏下當脫一引字未可以辨名記屬之蔡

氏矣朱錫鬯經義考亦承疏文之誤

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　辛未孟春

昨承下詢詩下武主何解按經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故下文三后在天毛傳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爾雅釋詁繼武也郭注詩曰下武維周毛傳用爾雅而鄭箋從之景純又從毛鄭也且序云下武繼文也是以武為繼又本之小序又云武王有盛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此通解下武二字之義先字即針對下字箋云下猶後也亦本之序說上者為先。故下為後。五章曰繩其祖武毛傳繩戒武迹也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按生民履

帝武敏歆毛傳曰武迹也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毛傳本此與釋詁繼也一解義通。繼美先人。猶行者之足迹相續也。是下武之為後繼於本經及生民篇具有明文爾雅釋詁釋訓兩存其義小序開毛鄭之先郭注步傳箋之後詁訓確鑿安敢捨此橫生別解且序云武王有聖德。經云三后在天。明是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不知以下武為言文武起自何人至以下武為當作大武實屬非辭庸幼師抱經學士於經古未敢穿鑿傅會稿本舊說請正未識然否貴連家辛君既精熟諸經覺拙刻察令可即以此冊為贈再奉上一冊檢入庸頓首

翁鴻臚答書附

承示尊著下武解此沿於舊說也舊說誤謂序繼文也之義（此與文王有聲序繼伐也相對為文）序繼文也周之有天下其實上文而不上武此方是繼文也之義嚴氏詩緝戴氏續讀詩記皆言世偺文德以武為下此定說也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體膺上聖運鍾下武此在爾時豈可云武迹乎庾信華林園馬射賦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豈可云武迹魏書肅宗紀亦以文思對下武至北宋真宗封泰山文云尊賢尚德下武纘刑此即偃武義尤明白斷無武字訓迹之理後人作文武固不可豈舊說必可乎毛鄭有必不應從者此須平心酌之段君漢讀考過泥鄭說太多愚亦有數行說之

庸按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

武引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

位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然則王序所云下武者正本毛鄭

之義言世祖繼迹高祖不謂以武爲下也李善解是

上侍讀學士盧召弓言齊論書 己酉仲春

漢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一論語也有古齊論之不同何也漢志謂古論語出孔子壁中釋文序錄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古齊魯所以不同也論語音義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觀釋文所載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可使治其賦也魯論作傅崔子弒其君魯讀崔為高誨人不倦魯讀為悔字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是三家雖有異同不過一二字之殊餘俱假借通用同音之文非大相懸絕各自一書也一論語也有二十篇二十一篇二十二篇之不同何也漢志注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梁皇侃義疏敘云古論以鄉黨

為第二雍也為第三然則古論之異於魯特以篇次分析及先後不同耳非于章句之文有異也漢志謂齊論多問王知道按古文王作玉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又曰如玉之瑩又引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蓋即問玉篇文則齊論於二十篇外增多二篇其二十篇之文必與古魯同故雖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之不同而究無異也自朱子集注于季氏篇采洪氏說謂此篇或以為齊論於是後人疑齊魯迥然不同若各為一書而大全載吳氏說云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佐證此論足破洪之臆說矣鍾山

札記戴顒氏憲成袁氏枚之言以憲問篇子路子貢問管仲事
爲出齊論大致本於洪也論語讖稱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
微言理實可信是論語爲七十子各記所聞集以成書其間質
有高下學有淺深故傳師言語氣有不同然俱受業門牆親聆
聖訓當不至失孔子本意荀卿吳起之儕未足以語此也至管
仲之仁不仁自當以孔子之言爲定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
之功誠未易畀視嘗聞鄭清如師云春秋時惟子產管仲足相
匹然子產之才不及管仲使春秋無管仲則如孔子所言微管
仲云云者事未可知聖人之稱人豈有過其實者哉器小之說
所以深惜之匹夫匹婦不必定指召忽也程正叔稱孔明有王

佐材而孔明每自比管仲樂毅則管仲固有不可及者知管仲者孔子下諸葛君是已孟子尊王賤霸故每易管仲此即孔子器小之說又當別論不與荅子路子貢之問同閒嘗讀管子書竊嘆管氏之學求之三代未可多得學者於六藝外可取信者莫過論語似未可輕議之也

上侍讀學士盧召弓書庚戌孟夏

讀尊刊風俗通得質數十則後授顧明閣者鏞堂亦細讀一過今皆在顧所不日即奉繳也鏞堂于此書用工不深平日間有考訂處如祀典篇魯郊祀常以丹雞祝一條當據說文正之與嘉定錢少詹所校合餘如聲音篇詩曰鶴鳴九皐凡漢唐人引詩皆無于字此正同今詩有者係衍文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漢書律歷志注孟康引此作禮樂器記正義載樂記二十三篇目有樂器即此白虎通亦引之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産中其謂之仲小者謂之箹按說文竹部云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産字當從說文作笙因形近譌

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爾雅亦作大籥謂之笙據說文仲
當作籟上目題籟字而正文無之可見仲字爲後人依爾雅改
也窮通篇伐木有鳥鳴之剌此三家說蔡伯喈正交論亦有此
語與毛氏異義禊者潔也續漢禮儀志上注文選顏延年三月
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風俗通皆作禊者潔也按絜爲古潔字當
從之山澤篇江漢陶陶毛詩作江漢浮浮此與下武夫滔滔亦
韻當是魯韓舊經王伯厚詩考失載宜注明之

上侍讀盧台引書 庚戌季春

去冬流覽郡志見藝文不錄書目祇集詩賦雜文心竊非之慨然有補輯之意昨進謁知己創此例且命相助成之但未請體製何若有錄無書者亦當載否已采者何書未采者何書幸復示之庶有所遵循以竭其心力也仙釋志虛誕空幻不可為訓徒足啟人異端之惑耳不如删之一歸純正昔北魏書有此志前人已譏之矣師見以為然否

答洪稚存太史書 己酉季冬

鏞堂頓首稚存先生閣下拙輯論語鄭注承按勘數則已如教改正惟束脩說鄙見不以為然今謹陳之後漢書延篤傳且吾自束脩以來李賢注云束脩為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玩李注是十五已上即經文束脩之誼若鄭氏於脩字本訓為脯又云謂年十五已上始可謂鄭意古者十五入大學始執脩脯禮然鄭果如此則李賢但云束脩為束帶脩飾其義已明鄭注論語與延篤傳異義何庸漫引而刪改之乎若謂鄭注止有謂年十五已上一句隱括其義言年十五始執脩脯李賢不通義訓妄為之說然聖人既言自行束脩以上是止

論贊之重輕未計年之長幼而鄭氏不為正解祇拘拘入學之年核之于經無當矣恐鄭氏不應若此也同學友顧明備考經傳無男子用脩脯為贄事鄭氏精于禮者故此注不同俗說若從李賢束帶脩飾之言行実不嫌虛設也前晤趙德孫舍人云注中已上即經文以上此語誠細審鄭義者尊書云賢注伏湛傳即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已上蓋以訓脩為飾則下毀玷句為贅且自行束帶脩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注按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者謂自行束帶脩飾之年以來無毀玷之行也語相連及而非贅謂年十五以上句即用論語注因延篤傳已標明鄭義故此略其所本其義則與延篤傳同余師盧召弓說亦如

閣下但反覆鄭義不能無疑若謂欲破古義銳于立異則鏞堂
豈敢倘不以爲是而更有以教之幸甚

上錢曉徵少詹書 丁巳季春

錦堂自新春來浙寓阮學使署中晤令弟可廬先生質疑問難獲讀詩古訓漢表廣雅等書得未曾有阮學使作書薦之徹同鄉孫淵如觀察處屢為浙士所留此間古學駸駸日起近讀周易康成傳費氏學而本傳云始通京氏易今考康成傳注三禮毛詩而晚年注易（據鄭君自序）注詩禮引用之易與易注不同蓋費京之異如媒氏注引易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蜀才亦作奇）而易注云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仍作倚倚字專人之事注引易巽為宣髮（虞翻亦作宣）而易注云寡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仍作寡字此本之不同也白駒賁然來思箋云易山下有火賁

賁黃白色也（馬釋文引王肅云黃白色正叚今文家說以異鄭）而易注云賁文飾之貌橙弓戎事乘翰白色馬也引易白馬翰如而易注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此義之不同也舍弟禮堂頗細心讀書言行不苟去春新婚客秋先人棄世哀毀骨立至今寢于外室斯能三年不入內者質尚可造當今之品學交粹者鮮堂心折閣下一人欲令其受業門牆伏祈大君收錄教誨之幸甚又閣下吐詞為經撰賜布衣臧君墓誌銘不容增損一字齊采原稿云嘗訪友長沙兩舟並行刻石忽添渡江二字於訪友長沙下竊以至長沙須江行夫人而知之下云兩舟並行足明之矣與日重刻此文當依原稿無渡江字肅此附及餘不悉

上錢曉徵少詹書乙卯孟冬

近讀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相事齊來歸女樂孔子行此後人竄改之失也年表及魯世家俱作十二年當從之世家上言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序墮三都本末下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故覆從年紀淺人怪其重出因改下十二年為十四年孔沖遠禮記正義小司馬史記索隱朱子論語序說所據皆同則唐宋以來本已如此又孔子以定十二年冬去魯適衛主顏讎由居十月去之則在定十三年未幾反衛主蘧伯玉當在定十四年

至定十五年衛終不用孔子遂去衛適陳是居衛已三年矣故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其中有過匡過蒲將適晉及過曹過宋等事皆在去衛反魯衛之間適陳之前適陳主司城貞子至哀三年夏魯桓僖宮災時孔子猶在陳居陳已三歲故有歸與之歎明年遂去陳而衛靈之卒在哀二年正孔子在陳時也及厄陳蔡自楚反衛則在哀六年衛出公輒四年至哀十一年冬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已六十八矣故太史公于末總結之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歲若以定十四年去魯首尾計之亦止十三歲與此不合矣太史公因居衛陳時久事多說亦互異故並載覆述之遂至三叙其事然細繹之有秩然不可紊者

後人不諳文法誤讀世家檀弓正義及論語序說皆于自楚反衛之前已有三適衛三反衛三適陳三去陳事遂以居陳三歲而反乎衛爲亦在靈公時誤甚矣孔子以靈公世居衛三年在魯定十三四五年閒而年表以十四年至陳誤也以湣公世居陳三年在魯哀元二三年閒而年表以哀三年過宋誤也孟子云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則過宋在適陳前宋世家元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五當爲三之誤宋元公二十三年爲魯哀公元年過宋遂適陳也此類考之孔子世家本合試質之閣下以爲然否

臨海洪百里震煊云孔子于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

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冬者誤也按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
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于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
無疑舉此可證十三年去魯之說戊午夏記

上錢曉徵少詹書 癸丑仲秋

七月廿九日袁又兄自院歸述閣下公羊嚴顏之論與鄙說同先十八日自記一則懼啟異同之習秘不以示人今聞高論始錄出呈正向讀後漢書齊武王傳墊字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因思說文無墊古當以埻字為之讀江氏尚書補誼載閣下說亦然私幸多暗合也然疑齊武王傳墊字仍當從射臬本義蕭該引字林門側堂之訓實所未協天下鄉亭不必盡有門夾堂伯升之像特畫于射的故每旦起射之耳石經爾雅考異近獲數證容錄正經典釋文所據皆南學偶載北方學者說則稱北以別異之如天官醢人茆下云音卯北人音柳筎下云音追當

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伯宗晉矇怵懼下云勑律反北本
作休考工玉人鹿車繹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
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考說文柳丣
聲而丣從卯是卯柳同聲北人音卯為柳此古音也鄭仲師引
國語有怵懼字按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
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
動韋昭注休嘉也動行也蓋聳善所以勸之抑惡所以戒之昭
明德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恐懼之鄭韋所據國語正同陸
德明賈公彥作怵者直形近之譌惜未知定從北本也陸引此
俗語以證劉音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蓋陸氏于北學實未

深究故無明據所以述北人諾字之音必援沈重之言也附下

謂釋文所載皆南學茲因偶及北學而考之益足徵斯言之有

當矣

謝錢曉徵少詹書 丙辰仲冬

前蒙寄到尊撰誌銘一首泣誦哀感竊以世之為先人乞銘者非尊爵顯貴大都學資有力之人作者與其人亦勢相倚藉或得重幣為潤筆計雖漢唐大儒如蔡伯喈韓退之不免焉未有以一介寒畯輒得名公卿傳信之文誌其先人之墓如鏞堂於閣下者也閣下之文章不易得於誌銘尤不肯輕作故顯者一布衣得顯達者銘之尚非所難難在如閣下之實事求是不輕許可畜道德能文章負天下後世重望為數百年間所勿易覯者耳且乞之者鏞堂許之者閣下有如求之而不得無如閣下何也乃蒙特允上表其祖先下奬其孫子銘止一人德徧三世

將信其後人所輯事狀無虛誣之失先考之言行果足爲當世法而取之耶抑憫其祖學將絶先考守四世之傳無失庶今以後其道大昌流傳益遠爲之慶幸而賜之耶其足以信今傳後尤無疑矣百世子孫感且不朽謹識

與段若膺明府書 庚戌孟春

鏞堂受業盧召弓學士始聞先生名講求聲音詁訓之學爲海內第一心竊慕之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悵悵今者令弟鶴臺先生過舍因以書達辛教之拙纂月令雜說有駁鄭注一條聞盧學士舉以告先生先生而不以爲然或未詳其說今再陳之月令孟冬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疏云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此字當衣旁著彡袗是光色以此經云乘元路元軫義同鏞堂按毛詩鬒髮如雲說文彡部引作彡髮如雲又著鬒字云或從髟真聲是彡鬒一字毛詩謂鬒爲黑髮則彡之本義爲黑故彡从衣爲黑衣彡从車爲元路今月

今黔字非誤不當以事後不為嫌袗字非其義矣聞尊說以說文訓㐱為稠髮而非黑義此據說文以駁毛傳也鏞堂以毛許之說文本通且以相兼而義始備蓋髮之黑者必稠且因稠而益形其黑故㐱之本字從彡而許以為稠髮廿八年左傳曰昔有仍氏鬒生女黰黑黰既與黑連文故毛以為黑杜預云美髮為鬒春秋疏引賈逵同詩疏及釋文引服虔云髮美為鬒是鬒以稠密為美其稠密而美者色必黑左傳毛傳及賈許服杜之義無不同也未識先生以為然否新作廣書正義釋一篇附正伏願偕有以教之幸甚

與段若膺明府論說文忕字忨字書 癸丑仲夏

歲辛亥以說文質疑承惠手教時為友人持去今細讀始知忕字从犬之說為謬前盧召弓師亦言忕當从大而語未明析使吏世無先生竟無有正其誤者矣據元應書忕又作愧張揖音忕為曳是忕即愧之異文皆撰忕字考證後亦有此說錄入拜經日記與答書略合玉篇心部愧習也明也明譌作狃余世切廣韻十三祭愧明也一曰習也餘制切而元應引字林愧習也引蒼頡篇愧明也此即篇韻之所本据毛公太史公鄭康成孫炎韋昭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等皆用忕字則忕愧雖同出周人知秦漢魏晉以來用忕獨多許叔重必本作忕矣是當從陸孔所引

者爲定峇書謂唐李用字林改之全書中時有此鏞堂謂信不疑也峇書又云或許君並存兩字而脫其一拜經日記云疑怢字即說文怢之重文此皆兩歧之說似不然矣毛詩四月傳發怢也言廢爲怢之假借作大者正是王肅義或三家初有是訓而王肅本之以難鄭郭注爾雅用三家爲多尊著詩經小學以說文爲未察誤也說文播下引書曰竹箭如播按夏本紀載尚書維箘簬楛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即楛也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簵簬乎上衍係語先高祖玉林著尚書集解謂史公本作維箭足杆訓箘簵簬爲箭足訓楛爲杆後人依尚書改之鏞堂疑許君所云竹箭即史公所云箭足皆本周秦人尚書舊訓故

太史公用以解經許叔重偁謂書說也未當足備一義否今說
文穴部無寙字而毛詩名叟舉舉訛訛傳曰訛訛寙不供事也
釋文正義皆引說文寙嬾也據此知說文本有寙字因撰說文
寙字考證其見之經者毛詩傳外又載於爾雅釋詁曰寙勞也
郭注勞苦者多惰寙也今或作愉同爾雅經作愉注云或作寙
而元應書凡七引爾雅此條經皆作寙注皆作愉可證今本之
出後人互易矣先生謂說文有寙無寙楊承慶字統則有寙皆
是詩正義誤引江處士說亦然按陸孔同引說文不應皆誤且
德明止引寙嬾也三字仲達于寙嬾也下有草木皆自豎立惟
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宀二十六字或

謂孔氏申說之詞而窳嬾也三字則為許君本文無疑不當引
下文之言適與承慶同而疑上句亦誤引也元應書引草木皆
自豎立云凡三見惟卷十四偁承慶卷九卷十七俱不著所本
漢以後字書雖各自名家要互相祖述字統之義蓋即本說文
尤可證者貨殖列傳地里志下鹽鐵論通有皆云呰窳偷生而
說文此部云呰窳也此山部本有窳字之明證猶心部雖脫怢
字而犬部狃下猶存怢字矣玉篇此部呰下引史記呰窳偷生
廣韻四紙呰窳也必本說文今俱誤从穴惟司馬君實撰類篇
始收窳字而玉篇廣韻俱無蓋說文自唐季已脫之故也鄦作
窳字考證極詳博如愚言不謬試取閱之輒入大著說文解字

請俾無名簡末幸甚

附段明府荅書

弟病體委頓風寒勞鹿兼而有之欬瘷尚未愈也諭怵字寐字書詞義甚美而云說文脫從宀之寐甚確弟本擬從尊處索寐字攷證一條抄錄而未暇也光陰竟為人事所分如何如何緩附希轉致戴定水經不必抄想彼已有其所刊水經注也經義日記尚有幾本在案頭否乞借來補抄家信便日安不一在東大兄玉裁頓首禮記承代校精工可愛子孫寶之謝謝拙序尚未成罪罪

答錢曉徵少詹書 乙卯季春

張子元來楚接讀手書藉悉道體健安並承虛懷下問顧氏言古音地如沱按地从也聲沱从它聲說文異部畫然有別說文沱江別流也徐鍇謂沱沿之沱通用此字別作池非考毛詩東門之池池與麻歌韻無革沱與阿歌韻皇矣沱與阿韻楚辭大司命沱與阿歌韻知沱非从也聲試以段氏六書音均表言之則閣下所舉易繫辭地與畀韻為本音在第十六部莊子接輿歌地與避韻亦本音毛詩斯干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江氏謂地裼一韻瓦儀議罹一韻是也子在第一部猶易明夷上六地與晦韻繫辭地與時韻為第一部第十六部合韻之證行篋中無楚辭

不及深考已定斷古音地如沱之說爲謬而顧氏沿襲顧書隸地於十七部以祐爲合韻反議江氏爲非誠所未審是否有當伏乞正之

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墜一作地王逸注云言禹腷剝母背而生其母之生分散竟墜然則歌與墜韻作地非也墜在十五部歌在十七部楚辭十五十七兩部每合韻如東君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遠遊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

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迤蜲蜿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
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皆與天閒例同段氏
謂歌讀如幾是也橘頌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
天地兮朱子本作終不過失兮云一作失過一無失字皆非
按王逸注云終不敢有過失也與朱子本合則地與失韻段
氏謂地字周秦人亦入第十六部皆讀如佗是也然則謂天
地橘頌音如沱者未審也
段云地也聲在十七部詩斯干一見屈賦天問與歌韻橘頌
與過韻上林賦與河駞韻讀如沱今入至按上林賦云其獸
則㺄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

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上四句用韻
犛糜題犀皆韻也下四句間句用韻河駝為韻地端無韻也
然則謂上林賦地諧如沱亦未審也
曲阜孔攜仲詩聲分例曰地古音墜引九章天問及羽獵賦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
地為證楚辭地不韻它辨已見上按文選羽獵賦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
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
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此地與眥轡為韻部伍為韻破過為韻

皇車幽輵與上鬲緻外內陽韻神扶電聲與下剝野掃地陽韻如上林賦雷動猋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亦以地韻至背聲繫等字與羽獵賦正同聲讀若計然則孔氏謂地音如墜引羽獵賦以證者未之審也上林賦河江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此陸櫓為韻起地為韻以六書音均表言之起在一部地在第十六部為合韻猶詩斯干以載寢之地韻乃生女子易繫辭以變通配四時韻廣大配天地也 庚申秋七月自記

附錢少詹書

前接手教知去冬秖沖南尚書邀為郎君授讀禮遇有加深

為慰藉館課之暇研精經述定多心得也昨偶讀顧氏音學五書言古音地如沱引楚辭天問橘頌為證固然謂詩易亦如沱音恐未必爾籀文地本作墬非从也聲明矣上六地與晦韻繫辭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如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似皆韻語也安見其必音沱乎試質足下以為何如段懋堂僑足至今未出抱經先生聞精力尚健餘不多及在東大兄弟大昕頓首

答陳恭甫編修論冠昏辭韻書 乙丑孟秋

手書示之詳而辨之力古人論學不肯為苟同之論如其相合則信之不疑斯真三代直道之風足以辨黑白而定是非者感甚感甚特庸尚有所疑敢敬質之冠禮字辭本七句伯申庶子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為末二句無韻則以曰伯某甫以下十一字為記者之詞故下曰字以著更端若以曰伯某甫句為字辭則甫之韻假前人言之已詳伯申豈有不知誠以尋常章法而論質終于永受保之也來示謂止于曰伯某甫恐并非伯申意於上下文亦未免割裂牽强之處蓋十一字文義相承如生鐵所鑄不可離而二之即如舊說假甫為韻備字為韻嘉宜為

韻則永受保之之字與上曰字辭二字及備與字同爲之類何以斷其非韻又令月吉日句舊不以爲韻鄭說令月吉日一句二韻自相協孔書月日二字同類較段嚴表爲密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邶風日月篇四言日居月諸皆一字四句兩間韻也冠禮字辭外有韻之文云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儀禮醮辭外有韻之文云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辭以五句爲斷字辭以七句爲斷篇法章法一爲醮字之辭一爲記事之詞畫然有起訖而用韻則草蛇灰線藕斷絲連密藏於不覺也善夫先達孔氏之例曰詩之有章也析之則節解句斷通之原自一篇每有意盡於此而聲絕于彼者分章則從乎其意盡韻

則從乎其聲故後章之首句可以合前章之尾急就篇有出句在上章之尾韻句在下章之首者偉哉斯言試以所言合之此辭如曰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記前章命辭終矣而乃續之曰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此章別記壻見舅姑之事而章首若不親迎句屬前章弟則稱其兄下兄迎為韻此與字辭外之當韻求醮辭外之諸韻若何異乎皆辭止而韻未終故忽上忽下忽此忽彼橫截句讀惝怳不可定者來書云爾時一有之細尋其脉本有條理此謂章法韻法中之極變者未可以常例拘之如冠禮始加祝再加三加醴醮辭六章皆章六句而三加及字辭皆章七句昏醮又章五句非章句之變乎始加再加

每章六句三用韻皆同部同字二服二德二福韻在第二第四第六句至三加則首二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字字句協末二句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變韻中三句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服德二字仍用始再加之韻而中閒以兄弟俱在一句雖與服德同爲之類然章句字韻實三變矣且再加之永受胡福三加之兄弟具在胡具無皆韻上之字隔章隔句爲韻而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疆慶三字亦句首句末韻與永受保之唯其所當例同非不諧句末之字而轉加句首之字也至字字有韻之說求之三百篇如匏有苦葉第二句有瀰濟有鷕韻而與有有亦韻也雉鳴雉鳴濟盈濟盈兩鳴兩盈韻而兩濟兩雉亦韻也不濡軌

求其壯軌韻壯求與牡又一句中首尾韻而不與其獨非韻乎濡韻第三章卬須我友須韻皆候類濡向在山左阮伯元詹事述王懷祖觀察說卷阿鳴韻生岡韻陽高韻朝外矣韻矣乎韻乎彼韻彼菶菶韻雝雝萋萋韻喈喈鳳皇與岡陽韻梧桐與菶雝韻蹌濟二則可為三百篇字字用韻之證孔氏之言鴟鴞曰三章四章連句用韻而拮据捋荼卒瘏室家韻上字亦有韻譙譙翛翛翹翹漂搖嘵嘵又皆用雙聲故首章可以三句無韻然恩與勤實句中自相協而下與閔韻鬻按首句鴟鴞鴟鴞與鴟鴞與鴞即韻室字至聲與既毀韻嚴氏可均說文聲類至聲在脂類段氏音均表至聲在真類取與無協我與我韻二子一之韻三斯與二鴟則支脂通協我亦可謂字字有

韻而鴝鵒與斯又句首句末遥韻特中間有韻不盡同禮辭禮詞復有首末與中韻者如黃耇疆慶與往迎相是也大抵有韻之文便乎歌誦隨在通協例非一端亦非例之所能盡孔氏詩聲分例於前人特為創作然聖經之神化不測尤難以悉舉如以鴝鵒首三句為無韻即末確也庸讀禮辭如某不敏以歲之正以月之令令月吉日（二句）唯恐弗堪（二句）儷皮束帛（冠禮束帛儷皮）使某將請承命某固敬具以須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勉之敬之毋違夙夜毋違宮事氏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姻辭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之類靡字非韻咸有條理而絶無矯揉博會之端矣口出音自成天籟

不必細檢後世韻書而自無不合竊可於前人所舉外徵矜創
獲而頗亂破碎之譏或亦不免前書所謂似太瑣屑是也徵閣
下不能規正其失而其灼然可見者不盡為無據後世辭人狡
獪技倆雖先聖所不為而至文之巧變固已無所不該正非曲
徇古人也閣下向善鄙集中論韻之文此所言較前更密故再
悉心獻疑以呈審定如以為可采幸甚幸甚七月廿九日

再答陳恭甫論修韻書 乙丑孟秋

頌再接來示謂三百篇皆句首與句首韻中末與中末協此仍是以常法言之耳若論其變則法不能拘亦非例之所能盡試以皇矣第六章論之如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學者莫不知阿與池為韻不知我陵我陵我泉我泉句句字字韻也此皆以上半句之下半句與下句之上半句韻而非首與首末與末中與中也又無飲我泉韻無矢我陵以下句上半句之飲韻上句下半句之陵第三句之陟我高岡我字與我陵我陵我阿我泉我泉我池六我一阿一池韻而第八句之度其鮮原鮮原與原二字又自叠韻與第二句侵自阮疆之阮送相協解

原疊韻而阮則韻上字也且侵自之侵韻下陵飲二字句韻無矢之矢無韻無飲之無度其之度字字確鑿可據安得以例拘之此皆孔氏所未言者孔氏且不知阿池與鮮原顯分二類而誤援東門之枌二章例以爲歌麻元寒之通協矣來示稱孔氏詩韻例有瀰濟盈有鷕雉鳴及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以下五例葛藟縈之福履綏之以下五例爲變化無端而實整齊不紊按匏有苦葉韻說見前書孔例有所未盡晨風首章兩彼爲句中韻二三章兩山有兩隰有爲句中韻首章上二句之兩彼與三章下二句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句中句末皆韻也至樛木三章乃葛藟纍葛藟福履與福履全篇也通韻上下文之字全篇通

韻唯縈絲與荒將營成每章二字各自為韻孔氏以葛藟與福履為隔韻尚失乎自然之致葛藟縈皆以葛藟聲不當區而二之蓋首章藟縈二字為下兩章之關紐合之成篇三百篇此類極多矣乘亦以鄰說家受保之之與備字為韻較為諦當然則宜之于假假與甫韻自確特曰伯某甫句不入字辭難為記者之言亦與字辭韻也乘亦以令月吉日為單句無韻詩經極多此例揆向以為無韻者顧氏讀之有韻矣顧以為無韻者段氏讀之有韻矣段以為無韻者孔氏讀之有韻矣孔以為無韻者庸讀之有韻矣詩經益少無韻之句如以為以日月諧月未見佐證則庸舉冠禮及毛經共二十一佐證詳拙著日記中孔氏

詩聲類嚴氏說文聲類皆以五質日十月月合為一部是也惟段氏音均表日在第十二月在第十五恐非來示又舉鄭說鴟鴞首章字字有韻則子字必應協韻何以反無不得已而取章末句中之取字三斯遞協章首二鴟而其協又出於異部合韻

（取字以為協恐不足深從後恩勤閔三字既協矣又以）

為割裂章强之病按鴟鴞首章既取我子與鬻子之閔斯二字一之為本韻至二鴟三斯相韻為脂支通協如欲分之則二鴟三斯各自為韻亦無不可又二章之或敢侮予與三章之予手拮据句末句首兩予字亦蟬聯相協不識閣下以為然否來示又為昏禮記弟則稱其兄兄字與上句支子則稱其宗宗字止可援合韻之說傅會協之按宗子無父與支子則稱其宗二字

字為本韻句首句末遙協兄與下文若不親迎兄迎二字為本
部連句相協皆非合協韻也宗子無父至支子則稱其兄宗此文
未終而韻終也續以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二句上句為文終
而韻未終也下句為文始開端而韻已終總之難以章句常法
繩之來示疑若不親迎以下為無韻謂求其韻而不得恐未可
以章分韻合之說強附孔氏之例按若不親迎下云則婦入三
月然後壻見是以未敢見某將走見請終賜見又曰某得以為
外婚姻之數今吾子辱不足以辱命又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
祀不敢固辭又對曰某以非他故對曰某得以外為婚姻之故
又請吾子就之宮敢不從又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

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舉其全文靡句靡字非韻也又不必徒執孔例矣又謂昏禮命辭既以為字字皆韻矣而母施衿結帨句庶母及門內施鞶句又何以獨闕焉不詳按母韻庶母施衿施鞶二施自韻衿韻下視諸衿鞶與宮宗二字亦相協夙夜無違宮事矜遊聽宗結帨二字與門內二字韻門字又韻下申之以父母之命申字命字庶門之庶則韻上下文之夜字母字諸字亦字字有韻非闕也不揣檮昧率憑禮詩二經復求

教倘不以爲不足誨而匡正之幸甚庸再拜七月晦日

與汪漢郊書　己巳仲冬

漢郊足下不見者八年近郢音問亦不通昨得快覩并見所纂意林翼並自著古文辭甚僩甚古文才筆足達其所見蓋斯事不以寒儉為工試觀唐之韓柳文辭爛然可知所尚矣再進而求之日誦太史公班孟堅書所作必駸駸入于兩漢惜庸鹿鹿無能也拙記四卷都中舊作所愜心者在言韻一卷王伯申學士陳恭甫編修皆詒書爭之惟王懷祖先生頗以鄙說為然然當世多未信斯說而復嘵嘵好辨以求申其是君子不為也抑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蓋雖上智必有所遺下愚亦有所得聖人之經非一二人之所能盡試舉鄙說私質之足下足下平

心而察之固不可由循庸之聰見亦不必遽執前人之成說以相詰難是否有當幸告我足以決之矣許周生駕部謂自古有韻之文與無韻者必有異若如鄭說則古人更無無韻之文與論語開卷一章三不亦字三乎字亦皆是韻此說恐不可通庸以六經言之三百篇無論矣如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皆所為古人之文也而有韻之文幾半於無韻之文且即求之秦漢以前子史傳記亦多韻語論語開卷三不亦乎不為韻者以其文本無韻故無取乎語助辭耳若學而時習之等句本有韻則三不亦乎何獨非韻乎楚狂接輿之歌懷祖觀察取二鳳字為韻庸以為二兮字亦韻也觀察取二已一殆為韻庸以為

上句二而下句一而亦韻也毛詩關雎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流
求固韻矣二之獨非韻乎覲察取悠哉悠哉二悠爲韻庸謂二
哉亦韻與二之語助相協矣此其證也覲察取王孫賈與其媚
於奧寧媚於竈荷蓧丈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韻庸以孔子
言蘿罷無所待記者書植其杖而芸皆韻也是非儀禮字醮辭
與記文爲韻之證乎如以爲辭外不當有韻則孔子之詩何必
儼王孫之奧竈仲氏之芸亦無合丈人之勤分矣又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反遠爲韻華與二而相協詩
者以四句一章第三句多無韻然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實合詩辭思與思韻遠與遠韻矣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此城擊一類笑刀一類而夫子莞爾而笑實就割雞焉用牛刀為韻矣何嘗區別詩辭與聖言并記者之文乎儀禮曰伯某甫韻宜之于假者此一合字辭與記者之辭也仲叔季惟其所當以上韻永者此再合字辭與記者之辭也子曰諾韻若則有常者此一合醮字與記者之辭也毛詩莫敢不諾曾侯是若用韻同此不敢忘命韻勗帥以敬者此再合醮辭與記者之辭也若永受保之之與備字韻若則有常與往迎爾相韻皆字醮辭本文其韻尤顯明可據而精審如王學士尚書作字辭末二句醮辭末一句皆不入韻宜乎辭外之文膚以為有韻駭人聽聞矣乃古人隸韻必如是之反覆申明彼此印證者蓋非特

結構文字恐其散漫無紀亦慮後人讀之不能遽得故不厭重言以明之乎又如毛詩車攻五章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中二句調字乃與四章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兩牡字為韻同字乃與首章我馬既同四章會同有繹兩同字為韻隔章相協三百篇極多詎說詩者必以調同二字為韻引離騷以證辨見日記又段氏引東方朔七諫孔氏引韓非子揚權篇為諧聲合韻之據庸按韓非子云道無雙曰故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此同與雙容為韻調與道禱為韻七諫恐矩矱之不同與下文正法弥而不公為韻恐操行之不調與上文固時

俗之工巧兮為韻讀之莫不各有條理混合之遂承訛襲謬侵
轉相因并以疑誣古人矣古經文韻深奧讀者難以遽通其旨
思而適得並承妙諦豈容執前人之成見而一概抹摋耶是非
所望於高賢也足下讀書能通大義不拘拘株守一家之學此庸
所心焉竊慕者知我有素諒不斥為好辯也盧氏禮記六藝論
補遺奉上希荃察並附文祉不既庸頓首

與莊葆琛明府書己巳仲冬

周生駕部取論語三不亦乎字以諷庸之言韻庸與汪漢郊書既以上文無韻釋之矣既而思之習从白韻與悅為韻嚴氏說文聲類習在脂類謂从習得聲者始轉入談類與魯論關卷正合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皆單句首尾自為韻有與來之類也人與慍真類也不亦君子乎子與子韻不亦樂乎樂與學為幽宵通協則三不亦字三乎字實句句韻也古人文韻必由深思得之學者童而習之口頭滑過遂相沿而不覺耳本以啁嘲適成典據以庸所見經傳之文此類極多皆出自然而非穿鑿可以信之而無疑者不識先生以為然否昔金壇段氏受

業於戴吉士而與東原言韻書云抽繹遺經稚記差可自信其非妄不敢爲苟用之論惟求研審音韻之真而已庸之于先生亦由是也如同調非韻日月爲韻及地不讀它之類與今人所言或不同於經傳之文實印合亦求一研審之又學問之道貴在虛己受益亦貴獨斷不疑庸之言韻往往與嘉定錢詹士高郵王觀察暗合而精審實過之于二家若云有意于從王從段也則非所敢聞矣先生之誨庸讀書也庸方弱冠知之最深且久故不覺一吐狂言幸恕其罔順問道安不一庸再拜十一月廿七日

荅張伯雅書庚申孟秋

頃接來札般然以古韻而關雎所言未能盡是然知究心於此時必求其是而後已弟雖不深於音學其敢不舉所知以告乎足下引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以證支與離有確然可通者發想最妙然尚似是而非也何以言之離字古讀如羅與歌韻為本音而非通協歌今讀如歌哥亦本音讀居支切者後世之音猶自廣韻以下以離入支韻皆非古三代之音也三代之音當以毛詩周易為準的如詩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俄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湛露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江有汜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考槃考槃在

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韻來遊
來歌末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嗟古
讀如磋與離歌皆本韻本音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沱與嗟韻
可證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婆或泣或歌小過上六弗遇過
之飛鳥離之試三復詩易二經可信今人讀歌爲古本音讀離
非古本音確然無疑矣楚詞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此諸居支切與夷韻爲協音而非本音也明乎此
而知歌與支之於古不通矣墜與墬是兩字墬爲古地字墜非
地墜非地字也班孟堅賓戲天墜之方本作天墬作墜係俗本

誤耳故讀古書尤必先正謬文也鄙文已楷寫今遵命送閱統

希察入是荷

與阮芸臺侍講論古韻書庚午孟林

庸前自長安城來慷祖先生教之曰毛詩漢廣一篇字字皆韻不可休息不可求思休求固韻息與思皆韻也南有喬木漢有游女喬木游女亦幽宵魚侯之通協也下四句廣永泳方皆本韻虛字有之不可亦字字相對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扶蘇荷華四字四韻譜荷如胡蓋古方音二章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與龍韻喬與游協猶漢廣之喬木游女也蓋詩人之句例末之韻必用其本類韻上之字乃用其通協庸案草蟲首二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要聲趯聲皆宵類也草與阜幽類也蟲與螽冬類也却一字不相通假又虞書之歌說者皆取喜熙起明良康

脞惰墮三韻而不知上文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為有韻也蓋勑天之命天與命韻惟時惟幾時與幾韻毛詩假樂一章人天命申為韻卷阿八章天人命人為韻此天與命韻之證也春秋昭三年左氏傳叔向稱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詩桑柔三章資疑維幾為韻皆之脂通用此時與幾韻之證而帝歌之二句四用韻與銘辭之旦顯為一類世怠為一類正同昔錢少詹事以銘辭八言字字皆韻庸謂帝歌亦然上句勑與之皆之類二惟字脂類而言韻者不取此夫帝首作歌經有明文何以反獨無韻孔傳曰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是晉出書傳未始不以此為歌也至孔仲達乃有將歌

而先為言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云云等謬說刪至正義

始不以此為歌辭竊舉新得春貿布有以教之

與王懷祖觀察論校小學鉤沈書　辛未仲夏

凡一切經音義所云字體作某者謂字之形體如此或言正體當如此非別有字體之書也故卷九大智度論三十三曰磄磲字體宜條字體宜作磜磲二形言宜作則非本有此書尤為明證鉤沈采音義所引字體五十則其敘錄亦言史志及書目俱不載似不當承訛襲謬擬盡刪之又華嚴經音義每引珠叢韻圖二書鉤沈有韻圖而無珠叢其實唐書藝文志儒林傳皆有桂苑珠叢玉篇及太平御覽引桂苑晉書音義引珠叢華嚴經卷上引珠叢三十四則卷下引十八則皆即此書擬補其闕又（唐志作假借為音韻）隋志有說文音隱經訓堂叢書有說文舊音一卷殊嫌疏略乃

鈎沈載音隐僅一切經卷四一則將刪之抑仍其舊或博考羣籍以補之以上三事均祈示奪粗校一過恐舛漏百出貽誤後人若逐條細勘又未能倉猝了事庸篤學不倦但精力不如前耳

王石渠先生荅書

接讀來示考訂精詳佩服之至字體可刪殊叢可補其說文音隐若博考羣書以補之實有功於許氏此書不知亡於何時繫傳所稱此反切皆後人所加者疑即是也乃小徐易以新音而大徐則專用唐韻於是說文之舊反切遂亡今采羣書補之實一快事也專此羽覆不一念孫頓首用中先生執事

與王伯申學士論校小學鉤沈書辛未季春

承詢鉤沈事原約月杪可竣庸於此事刻不敢忘者也去臘天寒日短且事冗新正甫校起然中州文獻考寫者三人俟看出發抄又為汪禮部編校遺書幷著行狀從事小學三分之一後汪禮部事竣寫者或為他事故逼日寢食不遑謝絕人事唯鉤沈之是務也特此書每條不過數字而所引有二三書以上者即一書又有兩三條以上者取其相勘勢必逐條逐卷字字讐對庶可自信以信於後再以侍御原稿煩蕪或本末倒置有條此卷而實在他卷者有條是書而錯在彼書者更有通部細撿而卒未得者即如開卷雜字解詁格閣也注出漢書竇太后傳

通檢漢書無竇太后傳儼檢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篇及漢書外戚列傳孝文竇皇后篇并後漢竇皇后紀皆無最後得史記梁孝王世家有竇太后義格之文知摛本竇太后三字因此致誤且裴駰無注小司馬索隱標義格二字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曰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曰攱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庸按格閣字皆從各聲故周成訓格為閣史記三家注載服虔說作格閣不行者是也單本索隱作謂格閣漢書文三王傳注作音格閣皆誤瀨引蘇林亦音格可證周氏義本服蘇故以格為閣小司馬更引通俗文以申格止之義今本引周成作攱涉下文而誤引通俗文棚

上有跋亦涉下行也雜字正文當仍作跋下著按語明當為格今竟改為格閣也又復出跋閣也而注其所出而所出又轉係譌舛至此不若心考得之其敢輕刪乎故此事本瑣碎煩重加以索性不肯草率遂似時日有稽其實刻刻為此未嘗稍閒深患其原委別無簡便之法且代人校勘往往曲意相就較之自著尤難閣下體此則為飛行絕迹矣原稿二冊送覽凡經勘覆皆有點識及刪補字樣紅黑筆隨意用之大旨以唐為斷宋元人所輯不盡可據擬不錄其次序多不可解即此已得十之六七較之原稿差足為善如欲盡之亦非所難但當少從容且更有他事及應刪又恐時日稽遲此等事細言之終身不能盡也

至錄清付梓恐非鈔胥所能尊處有明小學者為謄錄甚善否

則仍付來給以紙筆膚為手寫何如每謂此等皆學者公事不

當分彼此承委無不盡心特終不敢苟簡從事聊草塞責當為

斋梓兩先生覽之也

與孫淵如觀察書庚午季夏

逢次謁王懷祖先生論之甚殷書函中希適及感謝

安德承諭五帝爲五行生旺之氣先王祀典不可輕

有東嶽火德閼廟釋氏北極之尊禮爲五帝復祀之明徵配合

適當并論文宣王之不襲封删五王祠上無所啟衍聖公下無

所繼說極精善庸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亦後王褒崇之意此

等議論須著文以發明其旨俾可考而行之尚書義疏發明古

今文之學有前人所未言者聞將續著堯典微子等篇此事固

非一人之能盡然必先盡夫我力之所能爲餘俟後人補之不

可一意委之來學致彼此蹉跎也汪君家禧爲門下詁經精舍

高足弟子所業精進實兩浙諸生中第一阮侍郎戴金溪陳恭甫許周生諸君並以爲然非庸一人私言且誼篤師友歷久不渝遠非浮薄譁囂輩所可同年而語夙承獎借銘感尤深庸來時修書敬候意欲得大集并所刊書伏讀奮興先生宜惠然荅書並賜近刻數種以酬其意庶使真讀書人亦稍有起色閣下本樂善不倦庸尤樂道人之善聒聒不已諒不嫌其瀆附去先考誌銘家傳勒石文各一首以備尊撰愛日居遺文序有所采擇

與孫淵如觀察論校管子書 庚午仲夏

管子多三代遺文然錯誤難讀僅成絕學懷祖先生所校頗析變奧深中竅要悅服之至餘校亦多善者屬又欲為此未果今既在此許便旌節因取手校原書句櫛字比宋本之善者既為一一補注其似是而非者兼訂正之更有心得者如版法篇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尹注四字為句誤也考版法解引此文曰四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施與私韻五字一句本篇上句脫四字愛字遂誤讀下句有字屬上後解俗本又脫四字幸宋本有之解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矣如宙篇若因夜虛守靜注者校者俱為謬說按後解則作處

虛守靜虛靜對文處守字亦相對心術上篇云天曰虛地曰靜處字正寫作処便與夜字形近而斷非風清月白夜窓虛之游誤也十二小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春秋並有此文今謂卯酉二字說文所載古文形相近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酉就也丣古文酉从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氣節之名春當言卯秋當言酉如四時篇春月以甲乙之日發政夏月以丙丁之日發政秋月以庚辛之日發政冬日以壬癸之日發政干支配合可證秋當言十二小酉十二始酉十二中酉十二下酉此篇的係先秦舊書故古文酉誤為卯先生素精篆籀之學當能知此也挍勘此

書將已卒業約簽記六七百則如得付梓與晏子音義竝傳甚善甚善內亦有後人淺俗之言非管子本文者擬分內外篇目以區別之肩不名不敢至暑氣漸逼入都之念頗切盼望榮旋後即起身而猶縷縷於管子者肩雖處困阨不敢廢業耳

與郝蘭臯農部論校山海經書 庚午季秋

山海經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凡二見箋疏曰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訛庸謂云盼字不妨有兩讀予亦以經典內凡加音者必係異字若同字不須加音郭見以經典內加音有異字者多同部及聲相近之字也有同一字而其讀不同者乃高下疾徐之別猶後世一字有四聲而其義亦因之而異也顔氏家訓音辭篇云鄭元注六經高誘注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又如公羊傳一伐字而有長

言短言二讀釋名一天字而有舌腹舌頭兩言一風字而有橫
口合脣言之蹴口開脣推氣言之之別皆同字異讀之證也又
禮記樂記祭義皆有易直子諒之心句鄭讀俱云子讀如不子
之子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
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皃周禮冢宰之職六曰主以利得民
鄭康成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外府掌邦布
之入出注云布泉也布讀如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是皆同字加音之明證其所以異者
不子之子與父子音異疑立之疑與疑慮音異利民之利與財
利音異宣布之布與布帛音異故疑然今本公羊傳作佗然而

不予當從徐仙民將吏反陸德明如字非也梁記紫義釋文同手示云盼字从分聲即使有兩讀似不得以盼音盻屬棄盻从分聲一語已了然字从分而讀亦从之者如詩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从青聲盼从分聲為真清合韻詩人必不讀盼敷莧反也又如王褒九懷進瞵盼兮上丘墟此讀盼如彬又讀瞵盼如瞵矉聲雖小變猶為盼之本音古讀原近是也然詩美目盼兮徐仙民數諫反呂忱字林匹簡反又匹莧反陸氏毛詩音義敷莧反論語音義普莧反音切皆轉入元類與分聲之本音真文類已不同故鄭必加音猶禮記子諒恐人讀為父子故鄭亦加音矣釋名釋天曰豫司兗冀以舌腹言天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

徐以舌頭言天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夫三百篇天字古音在眞類而顯坦二字取音相近者已轉入元類故知郭注傳盼音亦轉入元類景純仙民皆東晉人而非三百篇之盼與倩韻也釋名釋天之由眞轉元亦同斯例山海經內郭音似此者皆非誤也聲音之道當於今人之異者會其同又當於古人之同者求其異。廣雅能言之而未能盡之北次山經繡山其中有鱯黽郭傳鼁黽似蝦蟇小而青箋疏曰鼁當為耿字之譌耿黽見秋官蟈字注亦見爾雅焉元伯曰爾雅郭注耿黽似青蛙鼁黽似蝦蟇此云似蝦蟇則不得以鼁黽為耿黽秋酉古同聲鼁疑即䵸之或體䵸說文讀如戚䵸之變為鼁猶䵸之音為秋也秋戚亦

一聲之轉手示云郭龍黽似蝦蟇小而青一句兼包爾雅二物
若但云似蝦蟇則是鼃䵷又云小而青則兼耿黽矣爾雅言在
水者黽此經曰黽皆水族也廣以尊說與馬君說皆是而分析
未清何則爾雅上文鼃䵷蟾諸郭注云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
之去蚥此一物也下文在水者黽郭注云耿黽也似青蛙大腹
一名土鴨此又一物也蓋同類異種山海經注實兼爾雅二物
言之尊說融會二經注最善然以黽為兼有蘢黽耿黽義則可
以蘢即耿字之譌則不可馬君詮發蘢字之義至精能心知其
意確不可易特謂此注言似蝦蟇則不得以蘢黽為耿黽似失
之太拘但不得以蘢為耿之譌何妨以黽為耿黽是於郭氏兼

包匪犨之旨有未察耳庸請申言馬君鼀字之義曰說文黽部鼀下云䶎鼁詹諸也詩曰得此䶎鼁（今毛詩作得此戚施）言其行鼁鼁又鼀下云鼀鼁詹諸也（舊作夫鼀訛）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鼁鼁（此即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施也舊作夫夫訛今改正）从黽从夫夫亦聲䶎下云鼀或从酋然則鼀䶎實一字也今爾雅作鼁䶎蟾諸者鼁即鼀之訛釋文字从去起據反則陸所見本已誤䶎即鼀字不當重出以說文按之則䶎當為䶎釋文音秋則陸本已譌今通志堂本作䶎从鹵更誤中誤矣然即此可證展轉相承之致書此奉復鄭說如有可采或附之訂訛并以質之虞部（馬君）

簡與先生答書曰漢儒不言音故多譬況假借之詞晉人始

言音故多取字異聲同之字以定本文之音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方言之類皆郭氏注其所作音亦必取用異字間有同字者必與正文相涉而譌亦鼀䵴詹諸一條讀書精細當采入拙著爾雅古音義疏中舊引說文虫部䖭鼀詹諸之文以證爾雅鼀䵴鼀字之譌自以為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伯之論剖析精當勝於鄙見遠甚又馬虞部引夏小正鳴蜮傳曰屈造之屬也淮南說林訓鼓造避兵高誘注鼓造亦蝦蟇造鼀蝛古音同去屈䖭音相近屈造鼓造鼀䵴䖭鼀皆一聲之轉郭注爾雅云淮南謂之去父廣雅去蚥蝦蟇也鼀字非譌庸按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注音美目盼兮之盼又賁

山盼水出焉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畢塗之山有獸名曰嬰如郭傳音猳嬰之嬰（箋疏曰當爲豭注當爲猳特豭猳實一字凡犬旁有豕旁之字皆互通矣）北山經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犍郭傳音如犍牛之犍神囷之山郭傳音如倉囷之囷東山經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郭傳音同減損之減海內東經肄水出臨晉西南郭傳音如肄習之肄（箋疏曰水經注本引作肄水故郭音肄習以別之特肄亦古肄習字鄭注玉藻云肄讀爲肄此經如作肄水傳當云音如肄習之肄）大荒南經有山名曰去痓郭傳音如風痓之痓有小人名曰菌人郭傳音如朝菌之菌海內經有菌山郭傳音芝菌之菌凡郭音經傳同文者十見皆一字有異讀之明證可決非相涉之譌并無藉取徵於他書矣至說文蜩字與蘢

鼅鼄皆一聲之轉䵹鼄之不得連文猶鼅鼅之不得連文也説文虫部之䵹誤爲鼅猶爾雅釋魚之䵹誤爲䵹也去聲古在魚類與幽類異鼄之爲鼄實形之訛許書所載皆三代古文與爾雅相表裏正以鼄䵹本一字故爾雅鼄䵹當從說文作鼄䵹不得援廣雅去蚁爾雅注去父遽執爾雅以去爲不誤鼓與去皆魚類屈則遠在脂類蝴則仍與鼄箇秩戚爲一類未可强合鄭見雖然恐啟黨同伐異之習故不復論難附識於此王懷祖先生見前書云尊說據說文以訂爾雅之訛是也十月五日識

與陳扶雅論大典本易林書 辛未閏月

承示永樂大典本焦氏易林注一冊此希世之珍也注義淺薄如蒙之乾引書江漢朝宗于海注云猶諸侯朝宗於王也此蔡氏集傳小畜之睽引詩左手執籥四句傳云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此宋手集傳則此蓋宋末人所作然如蒙之師小狐渡水污濡其尾注曰狐當作狐易小狐汔濟濡其尾雖明曉其誤猶不輕改知此本正文極可據也今新舊諸本俱改作狐矣頤之重譯賀芝注曰漢武帝元封元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張本作賀之何本作置之毛本作買芝皆訛需之黹工

牛生狗以戌爲毋注曰二牛一作三年一作三馬生駒見否之

始宋本張本正文如此注見坤之震何本作三年生狗以成其

毋其字誤注坤之震否之始合二始得之此本坤否皆在所闕

中宋本坤與此同否又作三牛生駒也秦楚靈暴虐罷極民力

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死申亥室注曰楚靈王成章華

之臺狩于州來次于乾谿公子比作亂遂縊于芊尹申亥氏見

左氏昭十三年傳宋本以下俱誤爲扶仗奔逃身死亥室按扶

伏彂借爲匍匐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家語論禮篇引作扶伏靈

王聞羣公子死自投於車下沿漢欲入鄢芊尹求王遇諸棘圍

以歸非所謂匍匐奔逃乎恆蝙蝠生子注曰蝙蝠即蝙蝠也張

本作蝙螺何本作蝠螺皆訛按爾雅蝙蝠服翼郭注齊人呼為

蠟螺正義引方言曰北燕謂之蠟螺釋文螺亡北反小過憂心

惙惙注（惙竹律切諸本皆依毛詩改惙惙按玉篇心部）惙竹律切憂心也又丑律切當本此焦氏益據魯詩是

皆諸本有訛藉注以考見正文者也蒙之乾諸本刪蒙之二字

則為卦首不見小畜之乾以下準此比君失其國諸本皆作君

失其邦張本云宋校本作國此正合泰西鄰孤嫗諸本作孤媼

非豫戰於瀟湘瀟湘水名張本訛蕭相何本改戰於城南與上

強鄉不韵矣適諸本改避按陸氏釋文曰避字又作逮又作適

同辛蘼蕪芬薌古香字用辛離悔憂離古羅字諸本皆改香

改羅井三人為旅俱歸北海坎為水故言北海諸本屬鼎草從

淫旱疾傷害稼穡喪制病來農人無食此改革之象諸本屬震
飛攫飯把肉以就口食所（方作訛）往必待無有虛之此畫亂有賁
之象諸本屬艮震夏姬親附心聽悅喜利以搏取無言不許此
笑言啞啞之象諸本屬井艮南山昊天判政閔身疾病無辜背憎
為仇此艮為山取詩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意諸本屬革皆倒誤
之甚者也未濟非人所處與下使我心苦為韻何本作兆人所
往宋本作非人所往皆失之需之巽逃匿膏肓和不能愈與宋
本合何本作逃匿肓上伏於膏下和不能愈誤衍也略舉其端
亦可證此本之精矣特就需卦觀之止存二十有七脫落過半
又小畜以下無注者并不錄正文此類恐出之抄胥憚煩所竄

刪不知正文可寳較注為尤也希嫣書瞿太史細意校勘梁氏真面目或由此得傳乎愛古者足下識古者固庸也必全錄無疑原書暫繳借讀匆匆爽約盾頓首

上畢纕蘅制府書 乙卯季春

前閱邸抄見閣下塗次奏剿逆苗事意主撫綏不勝欽服始信仁人長者之用心固大異於貪功好殺者所爲苗民久託仁宇安服向化特因與漢人貿易或失公平遂至作孽然蠢頑無知情極可憫復多無辜迫於脅從倘殲其渠魁而招諭餘黨勢自戢散庶不致蔓延他省久益難治此吾鄉裕文定公綏定苗疆之略今日仍用之於閣下與文定後先輝映誠仁至義盡之策也公孫進塾以來遍經習字選讀唐宋古文之靈動者日講經書兼及古義聲音詁訓漸有所知口授之下俾其執筆記錄名拜經書塾講授所可喜者悟性已啟祇因風習童心未除故不

患其識之不明弟慮其學之不勤且篤耳每感閣下相待殷拳
自當盡心啟迪以報所知必不敢聽其自暇自逸為苟且伴讀
計此事可無掛念

附畢宮保手書六通以誌知己之感嘉慶庚申秋七月十一
日檢録拜經堂集鏞堂自記

昨接省信知文施早經抵鄂逾日想下榻衙齋矣小孫妨工
已久希在兄勤加教訓照去冬課程講解經義溫習舊書勿
便因循過去足紉關愛再僕舊有毛詩詁一本稿已失去意
欲在兄成此書但各種應采之書須開單至蘇取出也此致
即候近祉不一弟沅手啟

頃接手書具紉雅注比維文祺迪吉著作日新可勝欣佩小
孫資質遲鈍得蒙時雨之化循循善誘日前所最要者惟令
潛心經義兼習訓詁俾之識解漸開不失為通經之士並不
望其專習舉業為下闈計也附去銀四十兩祈照入來并鄧
學海差往蘇州令其送至府上甚便此致即候近佳不一學
弟沅手啟

日昨兩接手書並寄到小孫經解二篇稟函一紙具紉教法
嚴明循循善誘小孫姿質本遲鈍又久疎于開導兹叨時雨
之化知識既開正應努力用功日圖進取關其託故不出殊
欠喜懷前已諄諄訓飭偏于清晨到館傍晚後進內天暑免

其夜課尚有妨工之處尚祈嚴察及之近來崇尚實學但求循序漸進不失為通經之士至制義一道與經義是一是二原可貫通也堂上氣體邇知想已喜占勿藥昨日遣小价回省附去人參三錢此間因所存無幾後再寄又銀三十兩以為調劑之需二十前當可送到久病應服溫補之劑理陰煎附子理中湯俱可用也此復即候文祉不一 同學弟畢沅手啟

頃接手書知前函已達青覽小孫諸質遲鈍得承時雨之化兩月來寄來經解知識漸開而文義亦覺通順叨承啟迪殷悰無任感佩且近來崇尚實學果能貫通經義較之詞章一道更為上乘矣南來之信尚存村學究之見不足為準幸勿

介懷爲望特此布達即候文祉不一弟沅手啟

屢閱小孫來稟遺及文祉綏佳起居多吉爲慰小孫寄來課藝日有進益具見循循善誘俾得有成良深心感惟渠現因堂上四十初度又有微嗽見紅急欲回南已定于十三日令其起身所望吾兄挈領同歸沿途得蒙教誨可免妨工藝台旆由齊之楚業已年餘藉以歸省椿萱亦可慰倚閭之望計期到家當嘉平中浣或于歲底或在開春務望即至吳門下榻小齋俾小孫長侍左右漣沾時雨之化實感栽植雅誼于無既也附去銀五十兩並希照入特此布達順候近祉不一

同學弟畢沅頓首

頃奉手書具徵樂育殷懷拳拳加督小孫得承教誨知識日

開優閱經解漸有進境誠如來翰所云來此機會正學業可

成之日茲已嚴切諭其逐日到館無得託故妨工課藝按期

寄閱以驗勤怠另稟弁悉尊公背恙已痊深爲可喜至吾兄

學優品粹得諸庭訓者居多尤深欽佩也此復即候文祉不

一同學弟沅頓首抱經學士寄候一函希照入

弇山尚書予未及見讀與在東書札知其待士之厚難得

難得嚴元照記

上蔣祭酒書 庚午仲秋

庸再拜祭酒先生門下前面諭首藝筆似史記庸何足以當之然七月中日讀司馬子長書極愛伯夷列傳用筆縱橫跌宕不可端倪而細尋其脈則一線貫串絲毫不紊文律之謹嚴後世鮮能及之説者謂漢魏人法疏唐宋人法密非知言也此篇言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六藝之文必折衷於孔子故堯舜禹相讓可信而由光不可信伯夷無怨當以孔子序列之言為信夫詩有吁嗟命衰之歎為鄰於怨不可信也此史公謹慎之至所以辨正舊文而更為列傳之意後舉顏淵盜跖以證天齊見天道於善惡不在報施一時而在立名後世而立名之士必得聖

賢為依歸所以收盡通篇而歎世無孔子已之不遇也此傳千古創格推尊孔氏至矣盡矣先黃老後六經之論胡為乎來哉最喜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下接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又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下接亦各從其志也又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下接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接亦各從其志也者即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從其志也已矣史公據古文作從字運用魯經直如已出隨手拈來咸成妙諦真乃神化之筆鄒藝故顏淵亦喟然而歎數語合之本題渾然無迹竊學此為禮記曾子問吉凶軍賓嘉之變此言小戴禮記也又廣以天圓律

數之學此言大戴禮記也曾子問本禮記篇名禮記曾子問五字字字皆實文用此五字則字字淩空謂禮家記載曾子所問吉凶軍賓嘉五者變禮也關講故黨人歎孔子之大博學無所成名猶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本有美無惜黨人歎孔子博學孔子自言約禮也下文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即約之之謂射御雖藝亦禮也用此正合魯國秉周公之禮伏下禮經十七篇及夏殷禮必折衷於孔子折衷内藏約字教學二字亦一線到底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言博文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此言約禮也何以證之證之以終篇孔子曰不

樹達按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再證之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本題君子與起結兩君子俱是一人皆孔子託以立教約禮之至則至知天知人不慍不怨即下學上達工夫所謂一以貫之也更推以弟子孝悌謹信愛衆親仁此約禮事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博文事也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信友此約禮事雖曰未學言博文事此二章言初學即以約禮為本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此言博文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此言約禮事立者何立於禮也故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庸之自記謂不如此解不足以貫通全經先

生評語亦云古人立言無不相貫通不謀而暗合印證之深至此也毛詩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引詩作江之羕矣又水部漾水字古文从養作瀁然則永羕漾瀁養五字皆通孟藪用漢之廣矣者詮題至大至剛也廣大也用江之漾矣者詮題直養無害也漾養也宋並濟陳恭甫兩太史謂羕之於養究多一轉折不如用易語蒙以養正等句為本字尤切因仿其意易之其氣勢不及原本之淵大而用意精密似過之希定其從違閱更有累幅長批拙藪重送上并附鄙說求正伏惟匡所不逮幸甚幸甚

與秦小峴少司寇書 庚午季冬

近候未得見目已愈否念念閣下古道照人接引後進海內之士將望風奔走況一同郡之人耶知先生非拒客者庸亦無所干相見則所談者不過學問文章之事非先輩之於後進相需甚殷者昌黎已言之矣庸雖布衣頗自愛重自入都以來同鄉先達足跡所到者惟閣下之門及吳玉松侍御所而已然亦不敢數數輕詣若吾邑先進固未嘗一造其門一投名刺也更有某學士者平居頗砥礪自好嘗慕庸之為人并愛其文託都蘭阜農部導意延往一見至今未去蓋既已知慕不妨先顧而必欲令趨勢乎昨蒙執事惠然枉顧此非庸之所敢望者也近為

吳繼薇通政使中壘州文獻考踰月未出每夜必至漏三四下飢寒不恤孜孜於此殆天性然也雖其事甚煩且重將來能成與否皆不可必而現在之勤篤性命以之拙纂蔡中郎章句已刊成謹奉獻一冊乙丑撰賜亡弟傳文已付梓人矣無鑒不宣

答秦小峴少司寇書 庚午季冬

庸再拜司寇閣下惠書詞肯甚美教獎甚至感感久擬申所欲言因考唐韓文公昌黎人葬河陽徧檢北魏新舊唐書世表地志列傳及李翶皇甫湜所撰公之行狀誌銘神道碑并公之遺文粗具其稿因是遲遲先聞閣下已請告色喜一則遂閣下之素志二則庸可奉教於左右趙候知為闇人所誤王石渠觀察之待庸也開庸名揆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某至則延之進其嗣伯申學士與庸為學問之交數數來寓中所居僅一壁之隔庸奔於他事反不能常過從閣下達尊庸為同郡後進所當師事者若同邑之人因未嘗輕造其門一則恐為不知者所

輕二則庸固有以自重先生固知庸且待之厚者如亦以常人

相待則深負之矣憶自乙丑冬將出都始見閣下寓齋懸姚秋

農宮允聯句云東山久繫蒼生望白首深懷報國心秋農非妄

言者也心敬之既而閣下枉顧且遂其所請為亡弟作傳今年

來溫然相待如故乍見時執孫觀察詩箋先生誦其句云一縷

名香兩行燭使君舟過路人知謂何必攏數庸聳然聽之始知

道義之尊既薦之於金大司寇又抬之飲許為鄙文作序并亦

所刻文稿先賢節孝等事所以論之者甚詳謂當奉贈一帙庸

雖潛志於詁訓考訂未嘗不有意於文章願讀先生之文庶知

立言之道也閣下又持程君同文所撰壽言指告歸事以見意

曰余思請告已數年於茲矣尚未能去因吁嗟再三膺始洒然
異之今信先生之不我欺非賢而勇者不克也覩近歎罷廢絕
一切偷且苟簡聊以度日所見所聞莫不蔑然不知伊於胡底
此正人君子所刻不能忍者大抵根於人心之不古雖孔孟復
生恐亦難措手膺有志於古惜鹿鹿諜衣食志氣銷沮不克遂
其素守可傷矣漢李董卓禮名流不屈以全高者惟鄭康成
一人然時勢不同逼迫有輕重未可概論伯喈訴欠一死鄰論
以上有獻帝不遠責以死所見當終遂一籌至伯喈之惓惓漢
記與司馬子長下蠶室而著史記同危素本元大臣師入投井
乃為僧誤然不死以成元史其失猶小至入明仕翰林為御史

王著等論譎而死則辱之至矣豈可與伯喈並論乎明東林起無錫士大夫以志操氣節相矜重先生生其後被其流風遺教故出處進退素有定見知人論世以道義相責難此誠今之古人也接引後進不為一時盛衰之態久而不變膚於閣下亦不敢如世俗之相待但敬之於心歷六載如一日或久之而後親此必有所見而然也今私心所惓惓者思盡讀先生之文以竟其說及鄙集序文之望踐前約耳

秦小峴少司寇原書附

日前奉書鹿鹿未報而枉臨又為閽人所誤悵悵弟以衰病乞休裳

思僅准告病僕於進退之義自審有素客曰當面談也李習之有言近代以來為學者以鈔集為科第之捐入仕者以容和為貴當之路足下布衣短褐躬學古知道其人其文俱以古人為師宜不屑趨諂達官然今之所謂達官者不特無道德可重亦并無勢利可趨足下尚不免重視今之達官耳拜讀尊著蔡氏月令章句叙為中郎辨冤甚善甚善惟中郎被辟稱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才是不降不屏卓為漢賊聞其誅而歎雖非同逆亦過矣中郎之惓惓於漢紀危素之惓惓於元史史可不作而身固不可辱也中州文獻考是著述之大者僕嘗聞吾鄉顧祭酒復初先生所纂

河南通志最爲善本是通政有是書否淵如聞弟告歸之舉

必稱善也此復幷候文履不宣弟功泰瀞頓首

荅秦小峴司寇論韓昌黎書 庚午季冬

十八日手書蠅頭小字如目疾已愈高年嚴寒勤篤至此後生可不力學耶承示韓文公自稱昌黎為郡望如韓麒麟顯宗史明言其昌黎人然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弓高侯頹當裔孫尋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徙安定武安（今彰德府之縣也）後魏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今正定府之縣）生茂封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安定康公生晙晙生仁泰即公之曾祖其別支避王莽亂居棘陽者後有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子恬恬子偃偃子頹頹子播徙昌黎棘城則公之望為潁川為安定為九門而非昌黎審矣唐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曰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

安定桓王五代祖鈞曾祖畯祖泰皇甫湜撰公墓誌銘言公為安定桓王六代孫公撰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亦曰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即公之祖也再考之魏書列傳第三十韓秀昌黎人也第四十八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元興安定武安人也進爵九門侯安定公卒贈安定王謚桓子備襲爵安定公備弟均早卒均弟天生襲爵此眞公之郡望與公所自言并李白李翺皇甫湜等文無不脗合即宰相表之所本其昌黎之韓有韓秀祖宰父昞子務有韓麒麟出漢大司馬增後父瑚子興宗顯宗弟素懐興宗子子熙仲穆顯宗子伯華武華諸人與穎州安定九門之派毫無關涉即使公稱郡望固不當舍

安定而舉昌黎矣公撰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曰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云云公於同姓別支猶詳舉而分別之如此豈自昧其所本乎況昌黎之韓雖贈五等之爵未加王號之封亦不能著於安定也亦又云昌黎棘城非今直隸之昌黎按一統志表今昌黎爲漢之絫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省入臨渝考班志遼西郡領縣十四其交黎臨渝二縣並渝水所受應劭注交黎曰今昌黎然則東漢本有昌黎縣即西京之交黎而非臨渝絫二邑省并也續漢書郡國志屬幽州晉書地理志上爲平州有昌黎郡昌黎縣言魏置東夷

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蓋已兼遼東西之地矣魏書地形志營州昌黎郡特言晉分遼東置未清晰其領縣三龍城廣興定荒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皆屬龍城然則棘城縣舊屬昌黎郡故魏史傳唐書表皆曰昌黎棘城自宋書州郡志以下無考唐志平州盧龍縣有溫溝白望等十二戍昌黎其一也金大定二十九年始改廣寧縣爲昌黎甞因乎古是昌黎之縣本著於漢晉東魏而湮晦於北齊後周隋唐五代遼宋之間

國朝則承金元舊名其地即今之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非有二地至明季孟縣所出韓昶墓誌石其文膚淺恐係贋作先生深

於古文理法當能辨之廑一見其文即未之信數日王伯申學士來寓所言不謀而合并云伊有石搨本書法亦未佳故公葬河陽雖有明文而里居未審公爲他人傳誌碑銘皆實著其邑或并詳其先世所居及子孫遷徙之所何獨自言空舉郡望而郡望又轉展推考膠輵不合如是之甚乎希更有以教之

是篇援据精深不能增減一字郝懿行記

答翁覃谿鴻臚卿書庚午季冬

蘇齋老人閣下前接手示知冬至後尊體不適許靜定數日有以見教近已愈否念念長至前數日嘗趨謁未得見僅爲盧抱經學士弟子神交已久甲子在都相待甚厚海内大儒如大興朱文正嘉定錢詹事青浦王司寇等皆漸次凋謝惟存先生彼此所願亟見而不可得者現爲吳鑑菴通政纂輯中州文獻考此絕大著作以一人總之本猝猝無暇而所與往還講論書問不絕者惟吾鄉秦少司寇高郵王觀察父子儀徵阮侍郎棲霞郝農部數人皆古君子非特學問優也閣下亦不朽人物於諸君中當屈一指故願請見若在他人有延之而不往者矣王石

渠觀察之侍膚也謂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某至延之進因心感之蓋此輩不知我等學問道義之交未免以胥吏為軒輊且不知膚於先生有知己之感久未見欲一吐其中懷也手示云前接諭大刻所以未覆者一則無所說不便空覆慢塲後至今二呈拙刻一則記汪少詹事轉寄蔡中郎月令章句也一則遣僕賫呈試藝偶存也阮公之評月令章句序也曰後漢儒者之學可與康成媲美者中郎一人而已身前死已極枉後之名又為庸腐者所污得此昭雪可為快事昨小峴先生書來又曰叙為中郎辨寃甚善惟中郎被辟稱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才是不降不辱卓為漢賊聞其誅而歎雖非

同進亦過矣所見之不同若是何以無說試藝有朱文正泰司寇阮司農蔣祭酒諸君之評論并廬自記書跋皆誌知感明經義頗可觀覽閣下將善其抒寫風學不規規於壂腔試調為有所取耶抑以其不翻場屋文字當見擯於有司而別有以教之耶呈政之意正欲其有說耳段君周禮漢讀考大致精善間有一二過於自信處能非深於學者不能道未識閣下所欲辨正者何事是非黑白自有定見後生小子安敢輕啟辨難之端殷殷請誨之心竚企以待覽此可識鄙人之於先生形跡雖疎仰懷實至有暇且當旨以見之私以為即有蘇文忠當世亦宜頫與之交如朱文正錢詹事王觀察阮司農諸公較之古人有過

無不及也知已者定不以為狂言庸頓首

與葉保堂書 己酉季冬

在金陵不克盡談悵悵秋試偶不遇諒不動于中也弟僻嗜漢儒之說溺于文字章句之末恐為有道所棄惴惴焉以不克聞過為憾前蒙箴規之言今銘心不敢忘伏思足下上之程朱潛心之學辨義理究天人析豪芒次之上下古今熟于理亂安危之際賢奸得失沿革分明若燭照數計非特弟之畏友直足為弟師矣未審何日得盡弃所學而學之也日者太守李公纂脩郡志盧名弓師總裁之前命弟留心典故以備采擇所愧素未經心無所知識足下能博聞强記於儒林理學文章節烈鄉賢名宦之類尤多熟悉肯邑採訪必舉足下但七邑之事盡所知者

亦不得聽其遺佚試於數十年來典故詳稽博考而要于實前志之誤者正之遺者補之勤一書以裨當事酌取發潛德之幽光成桑梓之信史不亦可乎書成或自呈于郡志局或交弟轉獻總裁雖使不克盡從要之必多補益百年曠典躬逢其盛不可失也

與趙味辛舍人書辛亥孟春

李君所修甲科祇將陳志錄一過綴以縣志及科第考兩書即唐志亦未之及陳志至康熙甲戌止李亦至康熙甲戌止其他可知矣鏞堂本無意為官書重違總裁盧學士命移研經之功一月力為此事於舊府志各縣志省志登科錄題名錄及宋元文集外復參閱全史而後定中間考正數百十事總裁手書獎之曰不料賾之作事精細乃爾深可嘉尚又曰勞精竭神正不少受此言未嘗有少愧宋元明不必論試以唐以前言之據正史考正舊志者八人舊志不載據正史補者八人舊志所有據正史刪者三人皆可取以覆證非虛言也惟

國朝猶未全備以俟熟悉世家者補之後總裁加審正內有余中舊在宜興亦愚新考入武進者私以宜從俗作余中令邑有余宅即余嚴撰故居而總裁據文獻通考作余中則稱運一門原稱無憾因裘性不肯草率一字故為之不憚煩如此未嘗計脩脯有無也乃闢高論以為譌謬尚多竊所不解恐未深察故敢以區區私說進嗟乎百年曠典為之數載廢于一朝心焉痛之誰之咎乎常郡文獻之地志書終不能久闕勿修此時總裁與纂修者均得人尚至半途而廢他日為之必倍難矣縉紳先生宜創義舉為士民表率事之當為無有過此者先生紳士之翹秀也起而倡為之必有應焉者忍坐觀其成敗乎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幸

不以狂直為罪起而采納之

與顧子明書己酉仲冬

盧抱經學士天下第一讀書人也鏞堂語足下從之游久矣足下至此方信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莊葆琛先生顏其書塾曰辨志此二字仍學者頂門一針足下欲從師當先辨志志在讀書乎志在科名乎讀書當先通詁訓始能治經尊信兩漢大儒說如君師之命弗敢違非信漢儒也以三代下漢最近古其說皆有所受故欲求聖人之言舍此無所歸為學之道約有二端一曰勤二曰細心鏞堂從事于此三載矣偶有一得可信而敢告足下者此耳此可必之于己得之足以自樂有功于先哲有造于來學願足下為之無倦若夫富貴乃偶然之遇其為之也勞心

貴神將年累世遇者少不遇者多一旦僥倖得之亦可以誇耀世俗然品誼不修學業不講常為有識者所鄙不幸而畢生帖括以兔園冊子自終十三經注疏至不能舉其名目姓氏其時文即偶出于王歸金陳之上究之此物有何足用此鏞堂所不願足下為者也足下不取時人為師而必欲師盧先生是足下之志必大有所在矣敢先以區區之私慮進

與丁道久書庚戌仲春

足下之聰明才識吾黨所僅見者豈特鏞堂勿如已哉但鄙念屬望於足下者非特特聰明以肆力詞章而已即足下自命當亦不徒在此也蓋吾儒之事業以聖人為歸孔子聖之至也六經者孔子所手定以惠萬世學者而亦羣聖精神之所寄也故有志正學者皆當求之六經治經之法必先通聲音詁訓此足下所知者然非研精極神忘寢廢食盡心力為之則不能有成足下非不好此但為之不勤或一時發銳進之心未旬月已退或方從事於此忽念及於彼遂輟此而為彼若是輾轉虛縻歲月足下又多憂多病則并此無益之功亦不可得矣鏞堂以為竊

達命也非人所能必所可必者學問之事耳使吾黨移研經之力肆力詞章詞章即工或不能得一第為顯揚之資終屬無用而又坐廢不朽之業是兩失也至酬應無益之舉尤足荒功逸志即肆力詞章者所當屏絕況有志正學者哉鏞堂上有白髮之親貲殖為衣食計又無伯叔長兄助雖有三弟長者初習術藝幼者不識句讀鏞堂即不自為計安得不為親計似宜憂之熟矣乃念及之或憂念不及之則不憂何也亦以窮達有命營營無益遂安以俟之竊以謂能長保數十卷書終不陷於小人以貽父母羞足矣他非所敢計及也足下上有三兄能承先人後而恢大之有田所入以養老母可無憂矣天之生我必不使

我窮餓而死則我皆可讀書而無他慮若有餘財徒足為累而已又人有妻子則不免妻子之累今足下尚未娶此不可多得之候也內有賢主人外有名師皆藏書數千卷以供足下考索乃不秉此專勤學業以為吾有所憂時或發為淒涼慘絕之音所未解也若以世事有足關吾慮者則更誤矣士君子既處其位不得不憂之且非時憂之而已必思所以去吾慮者若未處其位而我為之憂非特無所補益徒耗損心血焉耳此病所由起也能不為無益之憂而日以經籍灌溉其心病何由生哉竊以為吾之學也猶人之飲食也吾不可一日不飲食吾不可一日不學吾不可一日之中間一飲食吾不可一日之中間一學

灤陽葉氏寫本

若徒飲食而不學其不深負此飲食乎鏞堂嘗以自此銘亦惟敢告足下也足下亦願有以教我庶不失孔子爭友之謂與

附丁道久答書

孫手丁履恒獲在東大兄同門講席友復惠書深感深愧鄙陋之意未可遽言在家中復不得暇閒然久弗報今至館塾始得略陳履恒賦分魯下幼不肯勤誦讀務為強記亦鈔外好性喜博覽古人之書時出己意為詩文見者或奬許之即亦不自知其非也後莊先生襄濟教之以為為學貴先讀書始稍稍欲致力焉而未竟今從吾師遊譾陋之識自愧多矣足下昔然不以為不足教而貽之以書使從事於經義訓詁高

遂誨勉勤拳誠古人之用心而期我者意甚厚也然僾恒所為有甚難是不能不一言夫學事之本末其故可得而詳也三代之時以力行為先學文為後兩漢大儒專業六經而文章即附以行至東漢經生以章句名家則有通經義而文章或不傳者矣下迨唐宋多載道之言而經學或弗深講自是以降或皓首窮經而其言不著或采擷詞華而實學鮮究蓋文章之與經術分也其所從來舊矣非至今日也矧今之所為文章者何如哉恒意苟肆力於文章則必玩索經文得其大體為讀書明理之文下亦漱六藝之芳潤以為高文典則而浮薄譁蹈所宜深屏也若研究乎聲音詁訓以斷明白乎

經之義理則將期之白首而應制舉之文及詩賦詞章遂舍棄弗務然後用志不紛而所得者深也以恒之所處固有不能踰者恒之先人脩身力學坎坎不獲志至於客游以殁此恒之所椎心泣血未嘗一日以忘者也今爲孤兒家貧不足以自活足下所云有田所入可以養老母者或非相知之深也老母日夜辛勤望恒兄弟以成立恒雖有三兄然攔捞奉養固未可自解委也使恒諸兄已得甲第仕宦可以業吾先人而養吾老母則恒雖布衣著述所甚甘也而今固未能且自家之父兄以至吾師吾友所期望於恒者咸以科名爲勗而恒亦未敢忘文學置身之念此足爲達人之所鄙耳昔昌

黎文公困厄悲愁無可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於訓義反覆於句讀磨礱於事業而奮發乎文章雖貧不害為學恒之鄙鈍誠萬有所不能愧前哲多矣然恒亦未敢厚自暴棄也猶將自修其身以求免於過差舉業幸少有成得一第以為先人通籍有升斗可以奉老母或終不可得而反求吾願學乃得專精經訓雖不能成一家之言猶冀寸有所獲以資作者見聞則生平之素心而足下所勸勉或不虛也足下托蔭庇之下無家食之累坐擁數千卷書嗜欲解寡無交游往來之擾好學深思潛精著述不朽盛事終當有歸幸尚勉之從識小以識大斯古儒者之業也足下謂恒

為學或作或輟此誠診恒之痼疾而下之藥石者也歲月易識輾轉虛靡負人生之大悲非愛我之深者易足以語及此恒謹當懸足下之言於坐右以自警省毋敢忘良友箴規也至於恒之憂思怨苦為淒涼慘絕之音則性情天所付與有不自知者而境復傷之非有所為而然也然自今亦將捐除之以從事於所當為者矣足下之惠恒者實大且多而恒尤不能盡從此豈可言耶要之異日必有所立但當各努力耳草率數紙語無倫緒幸足下宥其不莊也履恒稽顙

與姚姬傳郎中書 庚午仲夏

自辛酉鄉試謁迄今十載矣乙丑在都遣舍弟之燮惠書垂問撰賜墓表肅函致謝未審達否每晤江寧友朋詢知精力尚健慰慰文教日昌諸先正提倡於前後起之士精詣獨到者間有其人而浮薄之徒逞其臆說輕詆前輩入室操戈更有剽竊膚淺之流亦肆口雌黃嫚罵一切甚至訶朱子為不值幾文錢者掩耳弗忍聞此等風氣聞自近日不知伊於胡底二三十年前講學者雖不及今日之盛而澆薄之風亦不至是踣盛極必衰不可不為人心世道憂也耆儒碩學漸次凋謝今東南大老首海內重望者惟先生及若膺大令易田徵君數人而已而蓄道

德能文章清風亮節被拂海內幾四五十年者於先生為最也
庸有志於學處境困阨舊業將落不克時領誨言昨於友人處
見大集刊成中論左傳一條尤為精絕以未讀全書為憾今年
應順天鄉試道出德州小住逾月與高足管君異之昕夕聚首
持論頗合其學識超邁流輩所交門下士如鮑學士陳編修郭
頻伽諸君皆所不及擴以見聞寬以歲月必成通儒決為先生
傳道之徒竊欣幸焉管君南還鄉試肅書致候庸再拜

與王懷祖觀察書庚午季夏

庸私心敬仰已二十餘年一旦獲親承提命幸何如之且獎所已能勉其未至飲食教誨感何可言先生清德著於海内承諭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尤為至論即先聖微言不外乎是先生蓋真能以實學實心而行實政者雖不合乎流俗而至誠所感動契

主知蓋以此庸當終身佩之於學問一塗粗涉津涯或能黽勉萬一至舉業荒落科名或有辜雅望也拙著二冊呈政古韻臆說未全俟録出再寄上昔劉端臨訓導知庸最深待庸至厚每述先生篤於友朋之誼接待後學始終如一謁見之下信而有

儆矣所有庸激仰之忱肅函致謝阮侍講如留都寄書可達也

上阮芸臺侍講書　辛未李春

接諭知欲覽孫夏峰湯文正書謹奉上洛學編潛菴遺稿二種聞先生近人已錄張高文安如盧學士王光祿錢少詹事江叔澐錢學源劉端臨凌次仲汪容夫諸君亦得著錄否康未得見部學士任侍御孔檢討其學孔為最今為侍御校小學鉤沈九卷將竣懷祖先生欲為付梓徵求之人學識譾陋固不足以語及此而故老典型時形心目亦不知何故也

上阮雲臺侍講書 辛未季春

前承惠書指正狀稿已改政其上文正書有礙處亦裁節過半非大人愛庸之至孰肯盡言至此屬當銘諸心版俾立言制行不至顛越詒羞皆先生所教誨成全者其為激仰當何如耶至議邱氏之非左邱明後雖孫覲察亦無間言康成事則禮部文集日記中皆無之詢其後人以紀孫手書呈覽云係文達定稿時增入本飭東省覈實覆請而外間遂中止也閣下又言左氏議已確鑿到九分或有一分未的不可因伊子孫之緣飾盡疑其本真若以此斷獄則失之枉此善善從長表微闡幽之至意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又先高祖當入

國史儒林傳此陳編脩充纂修官時自言之有手書可據尚書集解業亦編修由舍閒索取郎君為郵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傳不幸傳未成而編脩遭大故猶幸大人繪為摠纂其相知之深有過之無不及也乃客冬忽述外人子孫潤色之言閣下豈為之惑耶夫此書在當時有聞徵君序丁教授輯錄遺文并見徵君手稿在康熙丁丑盧學士脩常州府志采入儒林傳及校勘經典釋文撰入考證在乾隆己酉庚戌閒時庸年二十有三七弟年始十四五誰能為潤色且此書先為學者流傳已久知此必有嫉怨之士誣以不根之談雖小學詁訓在今日為極盛然國初諸老已啟其端如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等有言

小學者再前則顧氏音學五書金石文字記中亦有之且定字之前已有天牧祖孫著述刊布海内亦豈後人之潤色耶庸至不肖馬齒四十有五困於布衣學行無一可稱以光大前人之業覩顏字内死有餘憾尚幸不誣之撰竊先人之書掩爲已有以獲罪於天地祖宗此閣下猶可平心原恕也然如閻惠二徵君盧學士錢詹事段大令並海内耆德當世通儒皆尊信此書又閣下手撰先考家傳定香亭筆談經義雜記題辭均有獎勵之言即庸知於庸未始非因其儒者之後故與之晉接久而不衰今一旦過聽細人之言而致疑之將前輩之尊信先生之愛重數十年來均爲所欺今擯著作之柄欲以明正學黜偽儒遽

啟其從前之所見耶是其子孫之不肖遏絕前人轉因稍知讀書之故而其祖宗之不知見疑於當代亦因有讀書之子孫假使其子孫為農工為商賈目不識丁則不以此疑之矣鄙性喜揚儒林節孝自家之中如吾祖吾父吾弟吾叔母及同里莊少宗伯蘇先生他邑如盧學師士汪禮部汪氏雙節母俱撰著事略傳狀載之拜經堂文集復惓惓師友之誼雖一言之教一飯之恩皆終身弗忘死生不易似不應遺此譴厄也閣下仁人君子也孝子慈孫也愛庸而重其先人者也庸之事先生終始不欺者也抑此固千古之公論也先生秉筆當為一代信史邱氏九分已虛猶恐有一分之實先人之書刊於子孫即閒有一二

刪定亦校字者之責也可因此疑其全體乎尚書集解崇如無所用之希發還尊處需經義雜記示知呈上自去冬聞命寢食不寧趨謁又未敢面請臨啟不勝激切惭悚屏再拜

國初諸老講經學者甚少玉林先生故當時不顯于世其後存舉經學亦未被徵然古今潛德闇脩不博時名者極多不可以此疑其書先生此文不可少孫星衍記

此孝子慈孫之文亦千古之公論也趙秉虔記

與孫杏泉書 乙卯孟秋

史赤霞才人之有品者素未相識到楚始謀面嗜好不同職司復異交亦落落然熟觀其人外雖詼諧談笑內實有守不移嚴氣正性時露圭角或不合於庸俗而詩賦塡詞駢散體文皆兼長於詩尤卓然可傳窮而在下之士殆鮮有過之幕府負斗岳之望於海內賴此文品兼優之士資酬荅樹羽儀嘗見其覆安南王書詞旨溫雅有典誥遺風尤非他手可及其自歷下至鄂城也於新野聞苗匪事即約同人廣襄陽侯制府到以定行止曰東家有事之秋正需人辦理我輩豈得安坐署中即此數言可見其誠篤奚嘗有歸志乎及其之中變當事者假於楊而跡

於史伊復儒行為重不肯自媒而還廁室家未知事乎何因不
免作久儲糧食計時制府已啟行無所告語更加以邪激之談
遂無可如何而歸耳雖散者三人或囊資素充夙懷歸意或流
寓遷延赴人舊約當時之旅況蕭條稱貸於二三友人始給行
費真窮而後歸者惟一史君凡此行蹤身所目擊但因一歸或
未深諒而鏞堂則不敢昧其所知人云亦云也聞其歸即抱慙
今稍愈囊本如洗家益不支思暫遊浙亦無定所竊嘗重其人
愛其才感其奮激圖報之心傷其欲行未遂之志而更念其目
前之空乏欲為制府言之未暇也足下與史君同事有年交情
匪篤且夙為貴師器重能建言復招赤霞乎幕府多一正人甚

有益附伊舊作三首此去冬手錄者讀之恍如舊交之覿面也

與王伯申學士書 庚午仲冬

子明在蓮幕二年書來必及閣下相待之雅水乳之融庸讀之心感前晤郎君述及新春偶因小故辭去閣下惓惓故人之誼固留之不已此子明之迂拘不達世故如閣下之學問文章當世罕匹庸所企望焉而不可及者乃因小節不顧多年師友之義此子明之失之大焉者也特庸與子明俱爲廬抱經學士弟子交二十餘年其性情之坦白無貳固終身如一日所深信不疑者閣下當亦相同弱冠好學深造有得後困於境不得竟爲之其父遠游川省久無音耗丁卯母卒不能殮庸同遺先妣之喪里居時以十千予明初受之至去年仍令其家歸之夫婦之

廉介如此今兄弟析居鄉閭母喪未葬妻寓外家弄之姻戚之
助困之至矣昨接手示云居停候補典史則子明已同賦閒相
思之切幾至失聲此固子明之自致於閣下無咎然先生於子
明交亦二十年此次自里中至汴實由手書招之當此嚴寒暮
歲萬一流離失所於先生厚待窮交之意招徠來汴之本心必
有所不安或亦原其一時小失本來無他究無不可以對人之
處而始終善待之即作一切實之書託姚秋農宮允聘入學幕
或别為推薦處則得賢主人歸則有行李資務俾得所而後已
乎此不特子明聞之心感無已且抱愧之不暇庸亦禱祀而求
無異身受者也外附秋農學使書一函即寄是荷

答陳蓉甫太史書 辛未孟夏

別後兩次啟候並呈拙刻已塵青鑒否頃接手翰佳擭展誦同病之情嗚咽累日蒙惠臨陋室賜見犬子賞懸有加何以克當此先生廉介絕俗體恤後進之盛懷區區之忱終無以達抱愧奚言先妣在日頗以冢婦爲能常欲率屬別居以避諸婦貴志而沒含恨終天庸不得已葬後謀宅諸弟回顧孤寡朝夕惴惴惟恐以手足異居致人誚讓而舊屋半爲仲弟典鬻償逋力不能贖無地自容每恥失業雖置巨室終不如能守先人敝廬之爲善也季弟猶知愛兄冬底春初屢諳書問接誦一紙抵獲萬金寄音答候兼分館穀愛弟之心初無二致猶異節衣縮食團

復擢業生死一室骨肉同居以全先人令名而免友朋責議迂拘之見未識何時得如所願先生愛我有素每有失言過行必諄諄訓誨期改正而後已其所匡救不亦多乎張中丞既能禮賢閣下獲近侍養甚善特蹤跡更遠郵書多稽不勝悵然耳鏡齋有子能守儒業茲寄狀乞言得先生之文庶足以傳謹郵而

郵製亦得就正於有道所甚願也謹候孝侯臨穎神溯

與陳雪香少司空書 辛未孟春

場前競傳先顧李尚之近日士習喜奔走貴介輕謝客二者交失如閣下之趨士有古大臣風或以為既物色李生矣則李生當捷此又以私意測之也蓋趨賢愛士閣下之盛懷也試卷先由房考推薦此科場之定例也遇不遇有命存焉二者固當分以觀之客臘枉顧不罪其妄刺閣藝且許其文筆高古又言即棘闈未取揭曉方悟亦無害為相知此真堪為知己者道庸亦以場外知己畢竟勝於場中蓋場中祇就一時之見祇憑一日短長未足為定不若場外能悉其人之平生參以眾人之公論核以一己之定評而賢否始無所遁然則庸之見知於閣下

不敎之所舉多士更有深焉者乎然此種議論止可一二人共喻固難與俗人道也俗人以得失為工拙并以得失為榮辱一聞此言必有腼䩄而竊笑者矣他何計焉承索拙著古文歸錄近作數首呈覽率筆書此不足以言文也